

宋词鉴赏大典

王德先 主编

第一卷



吉林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宋词鉴赏大典/王德先主编. —长春: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09. 4

ISBN 978-7-5601-4384-2

I. 宋… II. 王… III. 宋词—鉴赏 IV. I207.2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056816 号

书 名: 宋词鉴赏大典

作 者: 王德先 主编

责任编辑、责任校对: 刘子贵

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开本: 710×1030 毫米 1/16

印张: 52 字数: 1060 千字

ISBN 978-7-5601-4384-2

封面设计: 赵云峰 世纪鼎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印刷

2009 年 5 月 第 1 版

2009 年 5 月 第 1 次印刷

定价: 29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址: 长春市明德路 421 号 邮编: 130021

发行部电话: 0431-88499826

网址: <http://www.jlup.com.cn>

E-mail: jlup@mail.jlu.edu.cn

编委会

主	编:王德先			
副主	编:李品武	邓诗萍		
编委:	李丛瑞	吴 芒	马小青	姚建龙
	孙仕忠	卓世军	王连军	田小榕
	代朝阳	吕致文	姚继志	曲洪淇
	刘天华	翟国彬	石文举	徐向华
	冯瑜坚	牛 犁	胡 鹏	赵炼红
	孟凡强	陈 兵	吴建辉	孟 耀
	何世轩	刘 琪	徐威宇	朱耀文
	尹 龙	谭 肇	吴素萍	张 永
	范士涛	刘 勇	圣 文	胡 军
	杨华莹	邓诗萍	何国山	王德先
	李品武	吴登美	李德哲	尹项武
	庄传标	田树友	李 晶	李新忠

《宋词鉴赏大典》总目

第一卷

徽宗皇帝	范仲淹	韩琦	张舜民	晁元礼
钱惟演	刘潜	管鉴	王诜	赵令畤
王禹偁	蔡挺	张挥	苏轼	晁补之
寇准	张先	贾昌朝	苏辙	晁冲之
林逋	晏殊	王安石	黄庭坚	窃杯女子
梅尧臣	韩缜	王安国	丁仙现	苏舜
夏竦	宋祁	司马光	何令修	舒亶
聂冠卿	欧阳修	晏几道	曾觌	朱服
李遵勗	柳永	王观	秦观	

第二卷

毛滂	胡世将	曹组	孙惟信	吕胜己
司马槵	叶梦得	李玉	魏庭玉	连久道
陈克	汪藻	廖世美	沈瀛	薛师石
李元膺	刘一止	吕滨老	吴渊	孙锐
时彦	蔡伸	鲁逸仲	王奕	杨泽民
李之仪	周紫芝	李纲	李曾伯	吕本中
黄裳	李甲	曹勋	覃怀高	谢克家
张昇	李重元	王氏	吴淑姬	蒋兴祖女
周邦彦	万俟咏	赵师侠	韩元吉	赵鼎
俞紫芝	聂胜琼	裴湘	赵彦端	陈亮
圆禅师	乐婉	晁端礼	袁去华	杨炎正
净端	洪皓	岳飞	曾宏正	赵葵
谢逸	李弥逊	张孝祥	陆淞	真德秀
贺铸	朱敦儒	阎苍舒	陆游	范成大
陈师道	徐积	杨太尉	唐婉	洪迈
陈与义	慕容岩卿妻	李处全	陈三聘	姚宽
张元干	徐伸	史浩	王质	吴玠
向滂	田为			

第三卷

辛弃疾	戴复古	严仁	张履信	刘褒
吴景伯	谢懋	俞宝国	周文璞	李石
曹冠	章良能	张翥	高观国	李泳
苏茂一	刘光祖	史达祖	张辑	李鼐
姜夔	蔡枋	刘克庄	汪莘	郑域
刘仙伦	洪咨夔	冯取洽	胡浩然	王岵
李好义	岳珂	吴潜	杨无咎	王埜
程秘	黄机	黎廷瑞	葛长庚	蔡松年
刘学箕	王澜	尹焕	王义山	韩偓
刘过	吴泳	卢祖皋	京镗	徐照

第四卷

俞灏	许棐	谭宣子	赵棐	李好古
潘枋	陆睿	陈逢辰	赵淇	刘辰翁
刘翰	萧泰来	楼采	毛棐	周密
刘子寰	赵希迈	奚棐	潘希白	文天祥
张良臣	赵崇棐	赵闻礼	李珣	徐君宝妻
赵以夫	赵与棐	施岳	利登	刘氏
施乘之	钟过	陈允平	曹棐	王清惠
牟子才	李肩吾	张枢	曹棐	蒋捷
刘将孙	陈策	李演	李璫	陈德武
姚镛	黄昇	莫岑	王易简	汪宗臣
罗椅	李振祖	丁宥	张桂	张炎
方岳	薛梦桂	储泳	张磐	赵郎中
杨伯武	曾揆	赵汝迂	张林	王沂孙
周晋	吴文英	楼扶	朱棐孙	彭元逊
杨缵	翁元龙	史介翁	吴大有	姚云文
翁孟寅	郑楷	周端臣	陈人杰	李清照
赵汝茅	黄孝迈	汤恢	文及翁	无名氏
冯去非	江开	何光大		

徽宗皇帝

徽宗皇帝(1082—1135) 即宋徽宗赵佶。他于1100年即位后,任用蔡京、童贯等奸臣,加紧对人民进行剥削。在位二十五年,为了个人享乐,大肆搜括民膏民脂,导致民生凋敝,国力衰微。当金兵南侵时,他又只知苟安求和,不思振作抗御,致使中原沦陷以至王朝覆亡。靖康二年(1127),金兵攻陷汴京(今河南开封市),把徽宗、钦宗连同一大批皇子皇孙妃嫔宫女全部俘虏押送北方。他被掳北去后,又过了九年耻辱的俘虏生活,终死于五国城(今黑龙江省依兰县)。

赵佶在政治上的昏庸和在艺术上的才能,都很像李后主。他们虽属昏君,但在文学上却给人留下了一些值得赞赏和兴叹的作品。这首《燕山亭》词,标志着他的艺术的高度成就。今传有《宋徽宗词》。

醉落魄

御赏景龙,追悼明节皇后

无言哽噎。看灯记得年时节。行行指月行行说。愿月常圆,休要暂时缺。今年花市灯罗列。好灯争奈人心别。人前不敢分明说,不忍抬头,羞见旧时月。

这是一首悼亡词。宣和三年(1121)夏四月丙寅,贵妃刘氏薨。徽宗对刘妃的去世极为悲痛,啜泣不已,五月甲辰,特旨追册贵妃刘氏为皇后,谥曰明节。

此词写于元宵节前,徽宗与诸臣登景龙门赏灯,触景生情,写下了此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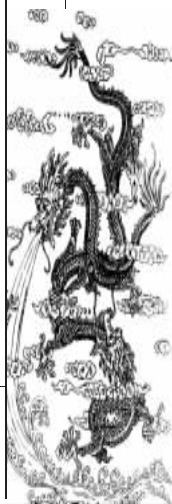
“无言哽噎。看灯记得年时节。”又到了看灯的时节,触目伤怀,不见去年人,无语凝噎。

“行行指月行行说。愿月常圆,休要暂时缺。”想当初我们一起看灯赏月,频指明月,频频诉说,愿月常圆,一刻也不要亏缺。月儿常圆,是人们美好的愿望。然而今年此时,月圆人却不圆了。

“今年花市灯罗列。好灯争奈人心别。人前不敢分明说,不忍抬头,羞见旧时月。”华丽的街区,彩灯罗列。美伦美奂的灯景令人目不暇接,怎奈此时的我再也没了往昔的心情。不忍抬头,不忍见旧时的明月。

词中运用今昔对比,表达了失去至爱的那种悲怆之情。徽宗于政治上无所建树,但在生活中却多才多艺,感情丰富细腻,这一点于此词中可以看出。

刘志红



燕山亭

北行见杏花

裁剪冰绡，轻叠数重，淡著胭脂匀注。新样靓妆，艳溢香融，羞杀蕊珠宫女。易得凋零，更多少、无情风雨。愁苦。问院落凄凉，几番春暮？
凭寄离恨重重，这双燕何曾，会人言语。天遥地远，万水千山，知他故宫何处？怎不思量，除梦里有时曾去。无据，和梦也新来不做。

宋徽宗赵佶在靖康之变后，被金人掳掠北去。异族的入侵终结了他豪华奢侈的帝王生涯，也给北宋带来了覆亡的命运。北狩途中，颠沛流离，大批的后妃皇族、公卿大臣皆未能幸免，被浩浩荡荡押往塞外。

这首词是赵佶在北去途中，见杏花而怀念故国的抒情寄恨之作。词极凄婉。燕山亭，词牌名。据万树《词律》载：“此词本名《燕山亭》，恐是燕国之燕词。《汇刻》作《宴山亭》，非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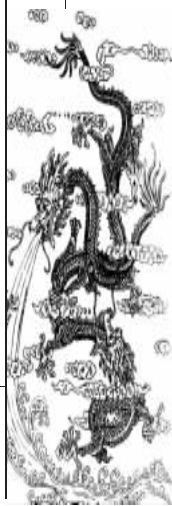
“裁剪冰绡，轻叠数重，淡著胭脂匀注。新样靓妆，艳溢香融，羞杀蕊珠宫女。”冰绡：洁白、透明的丝织品。靓妆：美丽的妆饰。蕊珠宫：道家称天上宫阙之名。这些剪冰为瓣的杏花仿佛是大自然能工巧匠的杰作，看那轻盈似雪重重叠叠的花瓣，如同涂匀了的淡淡胭脂。别样的美好妆饰，艳压群芳，足以羞杀蕊珠宫中的仙女。词人开篇便将杏花拟人化，以人工之巧来描绘其天生丽质、冰清玉洁。

“易得凋零，更多少、无情风雨。愁苦。问院落凄凉，几番春暮？”花朵美好，然而最易凋零，它已不知经历了多少凄风苦雨。这样的情形最让人感伤。几番春去，院落中只剩下一片凄凉。好景不常，花儿倍受风雨的摧残，最终七零八落，一片荒凉。这几句隐约可见词人的心迹，以花自怜。曾经是九五之尊，万民景仰的天子，今天却沦为了阶下囚。

“凭寄离恨重重，这双燕何曾，会人言语。”心有离恨重重，然而，一双飞燕又怎能理解人的种种情感呢。词人寄语飞燕，烘托出内心难以言说的极度痛苦与忧伤。

“天遥地远，万水千山，知他故宫何处？怎不思量，除梦里有时曾去。无据，和梦也新来不做。”天高地远，人已走过了万水千山，既不知道故国此时的情形如何，又怎么会不思量呢？但也只能在梦里才能神游而已。怎奈，近日连梦也不曾做了。末句极悲苦，充满了故国之思，对家国无限的眷恋。贺裳的《皱水轩丛筌》评云：“南唐主《浪淘沙》曰：‘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至宣和帝《燕山亭》则曰：‘无据。和梦也新来不做。’其情更惨矣。呜呼，此犹《麦秀》之后有《黍离》耶！”





这首《燕山亭》词情真意切，令人心生感叹。赵佶早期的词作多风花雪月，极靡艳浪漫，然而家国破亡的巨变把他从至尊抛向了阶下囚的深渊，词风从此发生了变化，蒙上了黯淡、凄怆的色彩。这些“绝笔”、“哀歌”以极大的代价换来了其艺术上的高度成就，令人叹息之余，多了几分同情之心。《人间词话》道：“尼采谓一切文学，余爱其血书者。后主之词，其所谓以血书者也；宋道君皇帝《燕山亭》词略似之。”血泪成就的词章，也正是其感人之处呵！

刘志红

眼儿媚

玉京曾忆昔繁华，万里帝王家。琼林玉殿，朝喧弦管，暮列笙琶。
花落人去今萧索，春梦绕胡沙。家山何处？忍听羌管，吹彻梅花。

此词是宋徽宗被俘北去以后所作。风格苍凉，包含了故国之思，与李后主降宋后的一部分作品风格十分相似。词的上阕回忆“靖康之变”以前帝王家族的豪华奢侈与歌舞升平。下阕则回到现实，转写今日的国破家亡，沦为阶下囚的悲惨生活。

“玉京曾忆昔繁华，万里帝王家。琼林玉殿，朝喧弦管，暮列笙琶。”玉京：北宋都城开封。琼林：御苑名称，在都城西，曾是徽宗政和二年以前与新科进士宴饮的地方。此处泛指皇家园林。笙琶：笙、管乐，有十三至十九根管不等，琶：琵琶。往昔的京城曾经是那样的繁华，万里帝王之家，琼林御苑。朝朝暮暮，弦管笙琶之音不绝于耳。对往事的追忆往往可以填补失意之人心灵的空虚，作为曾经叱咤风云的一国之君，此时此刻的心理感受往往不是他人可以想见的。这期间不知道充盈着多少懊悔、痛苦以及回天乏力的无限感伤。对往事的回忆，也许可以稍微抚慰一下内心的波澜起伏。

“花落人去今萧索，春梦绕胡沙。家山何处？忍听羌管，吹彻梅花。”胡沙：金人所居的沙漠地域。梅花：指笛曲《梅花落》。今昔对比，词人心情愈发感伤：远离故国，物是人非。曾经多少次在梦中想回故都一趟，但梦中所见是满目黄沙，竟不知家园在何处，乱离之人不忍听那悲凄的羌管，偏偏它又奏出了令人断肠的《梅花落》。“花落”与“胡沙”，反差强烈，沧桑巨变间，人更如吹落的梅花，飘在了本不该来的异域他乡，此情此景，人何以堪！

此词是一曲出自封建帝王心底的乱世悲歌。整首词语言朴实、真挚，哀伤凄怆的情感震撼人心。

刘志红



钱惟演

钱惟演(?—1033),吴越王钱俶之子,字希圣,临安(今浙江杭州)人,官保大军节度使。他是北宋的著名诗人,仁宗时去职后,经常与杨亿、刘筠等十七人相唱和,他们的诗集名《西昆酬唱集》,人称其体为“西昆体”。

玉楼春

锦箨参差朱槛曲,露濯文犀和粉绿。未容浓翠伴桃红,已许纤枝留凤宿。嫩似春萸明似玉,一寸芳心谁管束。劝君速喫莫踟蹰,看被南风吹作竹。

此首《玉楼春》,是宋代最早的咏物词之一。此词生动地描绘了竹笋的外形、色泽,读来可知可感。

“锦箨参差朱槛曲,露濯文犀和粉绿。”箨:竹笋的外壳。槛:栏杆。濯:洗涤。曲折的回廊下,春笋纷纷抽芽,参差错落。雨露洗濯着这些竹笋的嫩芽,一日日,长势喜人。“文犀”、“粉绿”都是对竹笋的外在描绘。犀:犀角,犀角制的器物。曹植《七启》:“饰以文犀,雕以翠绿。”这里是状其形,意谓竹笋的外形与犀牛角很相似。

“未容浓翠伴桃红,已许纤枝留凤宿。”细小的竹笋尚未呈现出浓郁的苍翠之色,便已经有凤凰留下了巢窠。“浓翠”与“桃红”搭配,色彩明丽给人以赏心悦目之感。“已许”句运用了象征的手法,传说中凤鸟饮甘泉,吃竹食,非梧桐不栖。此处对竹充满了赞叹与渴慕,为其增添了高洁而丰富的内涵。

“嫩似春萸明似玉,一寸芳心谁管束。劝君速喫莫踟蹰,看被南风吹作竹。”萸:茅草的嫩芽。喫:即吃。新生的嫩茎如春萸般鲜嫩,似美玉般明洁,一片芳心无人约束,长势十分迅速。劝君赶快尝鲜,否则南风一吹,嫩笋转眼间就变成了竹子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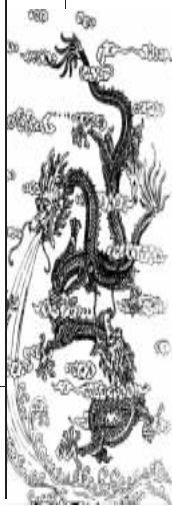
此词无甚深意,然而风趣可爱,将竹笋的外形特征描绘得十分生动形象,充满了生机。

刘志红

木兰花

城上风光莺语乱,城下烟波春拍岸。绿杨芳草几时休?泪眼愁肠先已断。情怀渐觉成衰晚,鸾镜朱颜惊暗换。昔年多病厌芳尊,今日芳尊惟恐浅。





木兰花，又名玉楼春。双调五十六字。词篇皆为工整的七言，首句入韵。这首词借伤春抒写人生的失落。意境凄凉，余韵悠长。钱惟演是西昆派的代表诗人，与杨亿、刘筠等人唱和编成的《西昆酬唱集》风靡诗坛，对后代的词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词是其晚年所作，少了年轻时的风发意气，多了不尽的人生沧桑，满目凄凉。故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引《侍儿小名录》云：“钱思公谪汉东日，撰〔玉楼春〕词，酒阑歌之，必为泣下。”

“城上风光莺语乱，城下烟波春拍岸。”城墙上有着无限美好的风光，莺声燕语诉说着融融春意。城下浩渺的江水拍打着岸堤。开篇景语，清丽明洁，透着渺远与苍茫。城上的风光，城下的春水，三言两语勾勒出了整体的空间意象。

“绿杨芳草几时休？泪眼愁肠先已断。”绿杨芳草，这如画的美景能延续几时？泪眼凄迷，愁肠百结，想起这些真让人十分难过。“泪眼愁肠”句直抒愁怀，痛惜年华的流逝，却又无能为力。前四句皆写景，处处含情，迟暮萧索之感扑面而来。

“情怀渐觉成衰晚，鸾镜朱颜惊暗换。”鸾镜：据南朝宋刘敬叔《异苑》载，晋鬲宾王家养有一只鸾鸟，三年不鸣，其夫人说，鸾鸟见影则鸣。鬲宾王便悬挂起一面大镜，鸾看见自己的影子，果然就发出非常凄惨的哀鸣。到了半夜，奋起一鸣便气绝而死。后来泛称镜为鸾镜。此处用“鸾镜”，颇有触动悲怀的寓意。大意是说：今天的意志情怀早已不如从前，对镜自照，惊叹自己的容颜如此衰老憔悴。“渐”字，写出了时间的推移，人世的消磨。这里面包含了词人对人世变故，生活挫折的深深感叹。词人一生亦可谓轰轰烈烈，声名显赫。真宗年间，以博学能文迁太仆少卿，继而除尚书司封郎中、知制诰，再迁给事中、知审官院。仁宗即位，更是平步青云，进兵部、挂相印，位极人臣。然而愈是这样叱咤风云的人物，便愈是明了政治上的勾心斗角与仕途的险恶。于是，在风烛残年之时，回味人生的种种经历便愈发感慨万端，心潮起伏。

“昔年多病厌芳尊，今日芳尊惟恐浅。”芳尊：酒杯。“昔年”与“今日”两厢对比，内心无法平静：往年我疾病缠身，厌烦饮酒，而今日却总怕空了酒杯。“今日”虽仍年老多病，可愁比病更甚，还怕什么痛醉狂饮呢？来日不多，今日不放纵更待何时呢？借酒消愁，全词的愁绪被推至高峰，戛然而止，余韵悠长，令人久久回味。

黄昇评此词曰：“此公暮年之作，词极凄婉”（《花庵词选》）确实如此，全词曼妙清丽，情绪虽感伤低沉却颇易引人共鸣。李攀龙评云：“妙处具在末结语传神”（《草堂诗余集》），可谓精当贴切。

刘志红



王禹偁

王禹偁，字元之，山东巨野人。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进士。历任长州知县、翰林学士等职，是宋初著名文学家。提倡“韩柳文章李杜诗”他的诗风格清丽平易，在北宋诗坛颇有影响。存词只有一首。

点绛唇

感兴

雨恨云愁，江南依旧称佳丽。水村渔市，一缕孤烟细。天际征鸿，遥认行如缀。平生事，此时凝睇，谁会凭栏意。

点绛唇，词牌名。杨慎《词品》：“〔点绛唇〕取梁时江淹诗‘白雪凝琼貌，明珠点绛唇’以为名。”又名〔点樱桃〕、〔十八香〕、〔沙头雨〕、〔万年青〕等。“感兴”为词名。此词写于王禹偁于长州知县任上，作语含蓄，婉曲地表达了个人理想抱负难以实现的苦闷心情。

“雨恨云愁，江南依旧称佳丽。”江南多雨，然而风景依然美丽迷人。此两句由谢朓的《入朝曲》“江南佳丽地”句化来，但清新之气不减。雨恨云愁，这里是说雨多，让人心生愁闷。长州地理位置靠近今天江苏苏州附近，风景如画，有着典型的江南风光。和其家乡山东巨野相比，确实美丽宜人，堪称佳丽。

“水村渔市，一缕孤烟细。”水村渔市，几处袅袅的炊烟散发着浓郁的乡土气息。“一缕”是说人烟稀少，渔村里人家很少。行文淡淡，如话家常。

“天际征鸿，遥认行如缀。平生事，此时凝睇，谁会凭栏意。”行如缀，行列整齐，如同缝缀在一起的样子。凝睇：注视。天涯边的征鸿，远远飞过，队伍整齐如缀。想起此生历来的坎坷，我缄口凝视，目送着它们远去的身影，平生的许多往事浮现在眼前。然而又有谁能理解我此时凭栏凝望的内心苦痛呢！

王禹偁的心事不是寻常百姓之家的苦痛，据《宋史·列传五十二》载：“禹偁词学敏赡，遇事敢言，喜臧否人物，以直躬行道为己任。尝云：‘吾若元和时，从事于李绹、崔群间，斯无愧矣。’其为文著书，多涉规讽，以是为流俗所不容，故屡见摈斥。所与游必儒雅，后进有词艺者，极意称扬之。”于是，登临远眺，无语凝睇，内心自有一番难平的滋味。

此词，无论是思想内涵抑或是表现手法，均对后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和启发。词人一贯倡导“韩柳文章李杜诗”，力主改革五代以来流连风月，华靡不实的文风，这与他直言不讳，不畏强权的秉性一脉相承，不谋而合。观其词风，写目之所见，写心之所感，写朴素的真情，颇具大家风范，后人称其词开启两宋词坛，确



实不为过分。

刘志红

寇 准

寇准，字平仲，华州下邽（陕西渭南）人。宋太宗时进士，真宗时官至宰相。著有《巴东集》。他的词留存到今天的有四首，都是伤时惜别之作，而且写得情致缠绵。

踏莎行

春色将阑，莺声渐老，红英落尽青梅小。画堂人静雨蒙蒙，屏山半掩余香袅。密约沉沉，离情杳杳，菱花尘满慵将照。倚楼无语欲销魂，长空暗淡连芳草。

寇准留下的词不多，风格缠绵、曲折，有可观之辞。此首《踏莎行》属闺中词，上阕写景渲染出一派悲凉、寂寥的气氛。下阕写离情，意致沉郁、凄婉感人。

“春色将阑，莺声渐老，红英落尽青梅小。”迟暮时节，春意阑珊，黄莺的鸣声已不再轻快、悠扬。落花纷飞，青梅枝上结出了细小的果实。李白《长干行》云：“郎骑竹马来，绕床弄青梅。”可见女主人公与情郎从小青梅竹马，感情甚笃，而今情郎远去，睹青梅而发相思之情，情之为物，直让人牵肠挂肚，悱恻缠绵。开篇直写暮春景色，定下了全篇黯淡的基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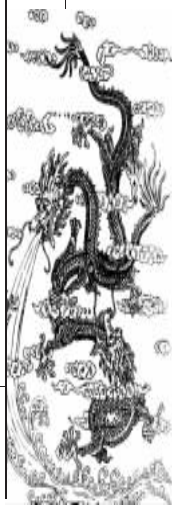
“画堂人静雨蒙蒙，屏山半掩余香袅。”屏山：屏风。闺房中，少妇静静地听着窗外的雨声，屏风半掩，香炉中的烟雾随风袅袅。由景及人，华丽的居室内主人公寂寥地听着雨声，了无心绪落落寡欢。

“密约沉沉，离情杳杳，菱花尘满慵将照。”菱花：镜子。离人远去杳杳无期，菱花镜上已积满了灰尘。所谓“女为悦己者容”，情郎远去，女主人公已有好长一段时间没有对镜梳妆打扮了，憔悴之情可想而知，如今一眼觑见了菱花镜，更是不愿对镜顾影，因为不忍见自己憔悴伤感的容颜。

“倚楼无语欲销魂，长空暗淡连芳草。”独倚高楼、默默无语，只见长空黯淡，芳草连天。女主人公日日高楼远望，然而天地茫茫，芳草遍地，哪里又有情郎的踪影呢？

此词饱含深情，言语简约，读来却让人倍觉凄楚。末句言短情长，令人久久把玩。

夏于全



江南春

波渺渺，柳依依，孤村芳草远，斜日杏花飞。江南春尽离肠断，萍满汀洲人未归。

江南春，词牌名。对于这首词的主旨历来说法不一，多数人认为这不是一首怀人之作，而是有所寄托，借美人迟暮来抒发宦海沉浮、人生失意的内心感慨。总括其原因，多认为一代名臣，叱咤风云的政治家与此种儿女情长的风格不大相和。显然此论是对名臣雅士理想化的描述。事实上，“一曲清歌一束绫，美人犹自意嫌轻”又是寇准奢华生活的真实写照。就词论词，我们且不妨将其视为一篇传统题材中的怀人佳作来看。

“波渺渺，柳依依，孤村芳草远，斜日杏花飞。”江水渺渺，杨柳依依，远处的孤村连接着无边无际的芳草。斜日里杏花纷飞。起笔写景，用词平白晓畅，描绘出江南水乡三月凄迷的暮春景象，点出思妇的怀人之情。“波渺渺”言其望眼莫及；“柳依依”言其别情难忘。暮春、落日、残花，孤村与绵延的芳草，再加上这位长吁短叹的思妇，共同组合成了一幅意象凄美的伤春怀人图。

“江南春尽离肠断，萍满汀洲人未归。”汀洲：江中的小洲。春尽江南，已是迟暮时节，女子愁肠堪断，浮萍布满汀洲，游人至今还未归来。这是一首女子怀人之作，面对残败的春天，她恼怨心上的人儿迟迟不归。词人出语多传统意象，这两句和唐代温飞卿词：“斜晖脉脉水悠悠，断肠白萍洲”可谓异曲同工，朗朗上口，流传甚广，被司马光称为“一时脍炙”（《温公诗话》）。

寇准喜作曲填词，风格清雅，这首《江南春》古朴而工丽，含思婉转，“体制高妙，不减花间”在宋初小令中甚为清新别致，颇有特色。

刘志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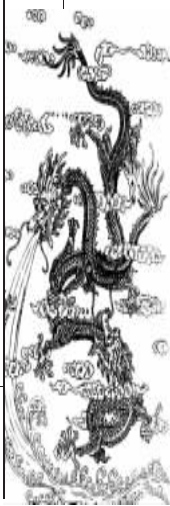
林 逋

林逋，字君复，钱塘（今浙江杭州）人，长期隐居西湖的孤山。死后谥“和靖先生”。工诗词，风格淡远、婉丽。他的诗多反映其隐居生活及恬淡的心境。

点绛唇

金谷年年，乱生春色谁为主？余花落处，满地和烟雨。又是离歌，一阕长亭暮。王孙去，萋萋无数，南北东西路。
这是一首咏物词。吟咏的是萋萋芳草，并以草点染离情别意，怅惘之情不绝





如缕。

“金谷年年，乱生春色谁为主？”金谷：即“金谷园”，晋石崇于洛阳所建的别墅。此处泛指名园。金谷园中杂草丛生，这满目的绿色年年是为谁而生呢？“谁为主”点出了人去楼空的怅惘。言外之意，往昔的园林已经荒芜很久了。

“余花落处，满地和烟雨。”风吹落花，随处可见。满园的风雨让人倍觉凄凉。杂草丛生，落花遍地，伤春之情寓于景中。

“又是离歌，一阙长亭暮。王孙去，萋萋无数，南北东西路。”王孙：古时贵族公子的代称，后来泛指远游的人。萋萋：形容草长得很茂盛。长亭边，离歌一曲。王孙在萋萋的草色中开始了他的征程。“离歌”、“长亭”均含送别之意。而末句又化用白居易“又送王孙去，凄凄满别情”之诗意，将离别之情表达得尤为伤感、真挚。

和靖先生工诗能文，所咏之意高远无痕，这首咏草词终篇未露一草字，却已不胜依依惜别之情。此词没有“疏影横斜”、“暗香浮动”的盛名，却也风神绵邈，意趣盎然。

刘志红

长相思

吴山青，越山青，两岸青山相送迎，谁知离别情？君泪盈，妾泪盈，
罗带同心结未成，江头潮已平。

这是一首抒写人间爱情悲剧的小词。词人以一女子的口吻叙述了与情人绝别时的凄楚情怀，读来真挚感人。

“吴山青，越山青，两岸青山相送迎，谁知离别情？”吴山，在今浙江杭州市南钱塘江北岸。越山，绍兴以北钱塘南岸的山。碧波荡漾的江面上，舟来舟往；两岸青山，苍翠怡人，年年岁岁地迎送着往来的船只，然而，这山山水水又怎么会明了离人的情怀呢？开篇写景言情，情景交融，沉郁、悲苦，决别的凄惨充斥于字里行间。此时的秀水青山，点点滴滴皆成了离人眼中的酸楚之泪。“谁知离别情”道出了山对离情的无知，这份难言的心痛，舍我还会有谁能明白呢。

“君泪盈，妾泪盈，罗带同心结未成，江头潮已平。”罗带句，古人常把香罗打成结以喻同心相爱。分别之际，你泪水盈盈，我更是愁肠百转，然而同心结还未打成，便眼见得江水已经涨满，船儿即将载着你永远地离开。本该是罗带成结同为夫妻的人此时却要分开了，“潮已平”，留给以后的，恐怕也只有长相思、长相忆了。结句余韵袅袅，不绝如缕，真可谓别意无尽，离恨无尽，痛楚无尽。

词人林逋终生过着“梅妻鹤子”的生活，不娶妻室，不入仕途，隐居杭州西湖孤山数十年。这样清高旷世的人能吟咏出这样一首饱含深情的《长相思》，不能不引人深深思索。“罗带同心结未成”，也许心爱的人儿一别，成了他终生的创



伤,彻底摧毁了他心中对爱的企盼,并由此发出了惊世骇俗的怅叹。从这首《长相思》中可以读出很多美好的情感,生发出很多浪漫的臆测来,作为一首词,它确实意味深长,给人留下了无限凄美的想象空间。

刘志红

梅尧臣

梅尧臣(1002—1060) 字圣俞,宣州宣城(今属安徽宣城县)人。宣城古名宛陵,故又称“梅宛陵”。少年以父荫补桐城、河南主簿、历镇安判官。仁宗皇佑三年(1051)赐进士出身,授国子监直讲,官至尚书都员外郎。诗著名,其诗多反映现实生活,寓意深远、质朴自然、风格平淡委婉,在北宋诗坛影响颇大,亦能词。著有《宛陵先生文集》。

苏幕遮

露堤平,烟墅杳。乱碧萋萋,雨后江天晓。独有庾郎年最少,窳地春袍,嫩色宜相照。接长亭,迷远道,堪怨王孙,不记归期早。落尽梨花春又了,满地残阳,翠色和烟老。

此词为咏草之作。据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七载,一次梅尧臣在欧阳修家中,听有人称叹林逋的《点绛唇》写得好,便写下了这首同是咏草的《苏幕遮》。词成后,欧阳修击节赏之。词的上阕写庾郎年少,春风得意。下阕则以对比的手法抒发了倦于宦游,不如归去的内心感受。

“露堤平,烟墅杳。乱碧萋萋,雨后江天晓。”江水与堤持平,朦胧中的村墅田舍缥缈迷离。芳草萋萋,满眼碧绿,雨后的江天分外寥廓。“晓”,拂晓时分。烟雨冲刷过的清晨想来应该是无比的清爽、惬意,“乱碧萋萋”无形中又增添了无限的风光与勃勃生机。

“独有庾郎年最少,窳地春袍,嫩色宜相照。”庾郎:庾信,年十五即为梁东宫讲读。窳:即“窳窳”,拟声词,形容细小的声音。窳地:即指长袍拂地。春袍:见《能改斋漫录》卷七:“杜子美诗‘江草乱青袍’、‘春草随青袍’,盖用古诗‘青袍似春草,长条随风舒’。”此指读书人所穿之袍。句意即:独有年少成名的庾郎,着春袍,雄姿英发,与苍翠的碧草掩映生辉。“嫩色”句写出了少年人似锦如花的美好未来,充满了奋发向上的气息。

“接长亭,迷远道,堪怨王孙,不记归期早。”绵延的春草连接着送别的长亭,远道不可思,此刻想起了远游的人儿,竟不记得早些归来。过片收笔,转入对友



人的思念。

“落尽梨花春又了，满地残阳，翠色和烟老。”梨花已经纷纷落尽了，暮春时节，但见残阳的余辉映照着浓郁的绿意、迷茫的岚烟。春去花落，人已不再年少，归期无期，只能岁岁望着不变的时光流走轮回。哀婉之情汨汨而来，与上阕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让人心生无限的怅惘。

唐宋词多唱和之作，梅氏此首《苏幕遮》可谓闻声而作，然与《点绛唇》相得益彰、平分秋色。

刘志红

夏 竦

夏竦(984—1047)，字子乔，江州德安(今江西德安县)人。真宗景德四年(1007)举贤良方正能言极谏科，除光禄丞。仁宗朝累擢知制诰，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封英国公，后又改封郑国公。卒赠太师中书令，谥文庄。能诗词，原有文集百卷，已佚。存词一首。

喜迁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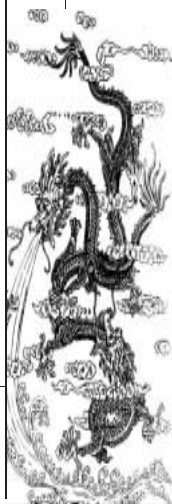
霞散绮，月沉钩。帘卷未央楼。夜凉河汉截天流，宫阙锁清秋。
瑶阶曙，金盘露，凤髓香和烟雾。三千珠翠拥宸游，水殿按《凉州》。

喜迁莺，调名取自《诗经·小雅·伐木》：“伐木丁丁，鸟鸣嚶嚶。出自幽谷，迁于乔木。”后人遂以“伐木”篇名之。又称“喜迁莺令”“燕归来”“早梅芳”等。五代以来，此调多为进士及第的贺辞用。

夏竦的这首《喜迁莺》是一首描写宫廷生活的应制词，成于宋真宗景德四年。据《青箱杂记》载：“景德中，夏公初授职，时方早秋，上夕宴后庭，酒酣，遽命中使诣公索新词。公问上在甚处，中使曰：‘在拱宸殿按舞。’公即抒思，立进《喜迁莺》词。”此词写的是帝王的歌舞升平生活。

“霞散绮，月沉钩。帘卷未央楼。夜凉河汉截天流，宫阙锁清秋。”霞：天边的晚霞。未央楼：汉时始建的未央宫，这里指代宫廷。河汉：银河。天边的晚霞艳丽似锦，新月如钩的夜里，皇宫大殿中珠帘高卷，迎着清凉的秋意。银河闪耀，镶嵌在遥远的天际，整个皇宫大院沉浸在一派清秋的氛围中。首三句点明了时间、地点及时令气候，语句精美、华丽，透着淡淡的秋的气息。

“瑶阶曙，金盘露，凤髓香和烟雾。三千珠翠拥宸游，水殿按《凉州》。”瑶阶：台阶，指代宫廷。金盘：即汉时建章宫铜人的承露盘。凤髓香：一种名贵的香



料。珠翠：珍珠、翡翠，词中指宫女。宸：帝王的代称。《凉州》：泛指宫廷乐曲。玉石阶映着淡淡的曙光，承露盘中盛满了长生的仙露。名贵的香料散发着馥郁的芳香。此时，圣上正在三千宫女的簇拥下，于大殿中欣赏歌舞。此几句，描写了盛世太平岁月里宫中歌舞升平的景象。“瑶阶”、“金盘”、“凤髓”及“三千珠翠”无不在烘托着宫中帝王生活的奢侈与豪华，同时亦反映了北宋初期封建统治者乐于游畋的一个侧面。

此词为应制之作，言辞颇为考究、精致。吴师道《吴礼部诗话》赞之曰：“富艳精工，诚为绝唱。”

刘志红

鹧鸪天

镇日无心扫黛眉，临行愁见理征衣。尊前只恐伤郎意，阁泪汪汪不敢垂。停宝马，捧瑶卮，相斟相劝忍分离？不如饮待奴先醉，图得不知郎去时。

这是一首送别词，词人着重描写了女主人公在送心上人离去时的种种心理变化。语言平易通俗，情感十分真切，令人回味。末句更使读者如临其境般地感受到了一位痴心女子的诚挚和深情。

“镇日无心扫黛眉，临行愁见理征衣。”镇日：整日。词人开篇撷取了富于生活本色的一幕：快要分别了，女主人公早已没有了心思去梳妆打扮，她愁容满面地看着心上人打点行装。“无心扫黛眉”句刻画十分生动细腻，一脸的痴痴傻傻了无心绪却又满心难过与失望，给人以过目难忘的深刻印象。

“尊前只恐伤郎意，阁泪汪汪不敢垂。”眼中饱含热泪，怕心上人难过便强忍着不敢哭出来。这两句质朴的话语，使人真切地看到了这位女子的温婉多情与善解人意。怕人伤心，不在人前流泪，“不敢”二字极为传神。克制自己的一分深情比起泪流满面来，更多了几分深沉与持重，所谓“发乎情，止乎礼”对于多愁善感的女主人公而言尤为不易。

“停宝马，捧瑶卮，相斟相劝忍分离？不如饮待奴先醉，图得不知郎去时。”瑶卮：玉制的酒杯。奴：女子的谦称。为君捧杯饯行，相斟相劝又怎么忍心分离呢？不如让我先喝醉了，这样就不用肝肠寸断地看着你离我而去了。这样的结语撕心裂肺，让人心摧骨折，如此依依惜别，直至酒入愁肠化作相思之泪，一醉方休，真让人不忍卒读。

这首词通篇没有景物作衬，没有芳草萋萋的描绘，词人对人物心态的描摹把握却十分娴熟，情至深处，则点点滴滴均是离人伤感的泪，无处不在，一位痴情而善解人意的女子形象真可以呼之欲出了。

刘志红

